

无蔽之真

——海德格尔真理问题研究



李孟国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 田 睿
责任编辑 / 牛叔成
装帧设计 / 晶彩工作室

ISBN 978-7-310-05119-9



9 787310 051199 >

定价：38.00元

无蔽之真

——海德格尔真理问题研究



李孟国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蔽之真：海德格尔真理问题研究 / 李孟国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310-05119-9

I. ①无… II. ①李…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37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230×16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定价：3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导论 海德格尔无蔽之思的致思进路	1
第一节 无蔽之思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2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无蔽之思与“转向”问题	6
第一章 哲学史上的真理理论及其矛盾	15
第一节 真理之为哲学问题的最初思考	16
第二节 启示真理观及其对真理符合论的适应	26
第三节 符合论真理观的发展与困境	33
第二章 作为无蔽之思方法论的现象学	47
第一节 现象学真理概念作为无蔽之思的最初起点	50
第二节 现象乃是自现者本身	55
第三节 作为一种方法的现象学	60
第四节 此在现象学就是解释学	68
第三章 去蔽之为真理的源始现象	72
第一节 此在之存在即操心	74
第二节 此在的展开状态即源始的真理	86
第三节 作为去蔽的无蔽对真理符合论的奠基	105
第四章 澄明乃是自行遮蔽的无蔽本身	118
第一节 “返回步伐”与存在之思	120
第二节 遮蔽属于无蔽的原初本质	131
第三节 澄明是无蔽的异名	147
第四节 信仰之真与真理的本质	164

第五章 无蔽的隐-显运作与存在之真的生成	176
第一节 艺术作品是真理的根本发生方式	177
第二节 技术集置乃解蔽之命运	183
第三节 本真的栖居意味着对存在之真理的守护	187
第四节 语言的言说将存在者带入澄明	193
第六章 无蔽之境——经验本有的本真之域	200
第一节 本有作为“自行规定”之“规定”	200
第二节 本有的居有运作意味着源始的构成之势	204
第三节 本有是开端而非本原	207
第四节 入于无蔽之境是经验本有的可能方式	212
结束语	215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35

导论 海德格尔无蔽之思的致思进路

在传统西方哲学的语境里，哲学通常被称为关于真理的知识。“真理”概念像哲学一样古老，也像哲学一样年轻，对真理的追求一以贯之地保持为哲学的主题之一。黑格尔曾说：“真理是一个高尚的名词，而它的实质尤为高尚，只要人的精神和心情是健康的，则真理的追求必会引起他心坎中高度的热忱。”^①海德格尔作为西方哲学“闪耀不尽之一杰”（熊伟语）^②，同样重视和强调“哲学自古把真理与存在相提并论”^③这一实情。在清理传统形而上学地基的同时，他致力于对源始（ursprünglich）真理的考察和探求。海德格尔认为，哲学中的“真理”一词，就是希腊语的 aletheia，即“无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无蔽”同“事情”“现象”相提并论，就是“事情本身”，即在被揭示状态的意义上呈现出来的真理现象。

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说的是希腊语”，无论哲学的起源，还是哲学追问的方式，都是希腊式的，希腊思想构成了哲学最内在的本质规定。这就是说，“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的生存的东西。……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希腊的’在此意味：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④由此，以希腊方式（in a Greek manner）诠释希腊思想，就成了海德格尔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页。

② 参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序。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5页；参见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67, S. 212.

④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91页。

哲学的重要使命，对无蔽的运思也不例外。但是，海德格尔的无蔽之思并未止步于仅仅通过解构形而上学来再现无蔽之事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希腊世界的原貌，尤为甚者，他在前苏格拉底希腊思想的开端处追（问）-（运）思无蔽，持续地入思于无蔽本身，不断地切入、给出无蔽之事的原初现象，终于以“超出并越过希腊”（above and beyond Greek）的方式把无蔽作为自身遮蔽（Verdecktheit）之澄明（Lichtung）的实情呈现出来。

克服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关于真理的偏见，必须追问真理的基础，也就是真理的本质。海德格尔的真理论题，或者说其无蔽之思，既是对真理之本质的沉思，更是对无蔽之真的探求，呈现出引人入胜的思想景观，亦充满了晦涩难解的思想谜团，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第一节 无蔽之思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海德格尔的早期弟子比梅尔曾说，如果我们试图把握那个推动海德格尔开展哲学探究的永不停歇的问题的核心，“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核心是双重的，它既是对存在的探索又是对 aletheia（无蔽）的探索”。^①这表明，在海德格尔这里，真理问题与存在问题一体共生，是其思想的核心关切。在 1962 年写给美国学者 W. J. 理查森的信中，海德格尔同意理查森将其思想解释为“一条通过现象学到关于存在之思的道路”。但他同时指出，在现象学之外还有两个对存在之思更具决定性的推动：一是对布伦坦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所引发的究竟何谓存在的问题；二是通过研习亚里士多德著作而得出的真理即无蔽的洞见。^②这一自述同样表明，一体地追问存在和真理，在海

① W. 比梅尔：《海德格尔》，刘鑫、刘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0 页。

② Martin Heidegger, *Preface to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W. J. Richardson,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ix-xiv; 参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1272—1274 页。

德格尔哲学中始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概而言之，海德格尔语境中的存在是作为真理的存在，真理则是作为存在的真理。在早期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乃是“无蔽状态与无蔽者”的关系；追问“存在”，也就是追问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是怎么回事。在晚期，存在的真理，即作为澄明的无蔽是在本有（Ereignis）的居有运作中生成的，存在本身与无蔽也就呈现为源始的共属一体。真理问题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过程中就可以脉络清晰地看出来。海德格尔始终致力于关注、思考、探究、解决存在问题，不断经由此在、真理、语言等主题追问存在。此在有主体论嫌疑，颇受诟病，以致只能存而不论。语言之追问终未达至语言本身，只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唯有“真理”，既是海德格尔一以贯之的核心论题，也始终是他入思、追问存在的通衢要道。就此而言，真理问题无疑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一方面，真理问题与存在问题须臾不可分，是牵涉海德格尔哲学全局的问题；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真理问题本身包含了错综复杂的思想脉络，既有着在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述，也有着与其他论题的纠结缠绕，加之人们对海德格尔哲学研读中的形而上思维惯性，使这一问题显得令人困扰和费解。考察海德格尔的无蔽论题，就是要对其真理之思有所澄清。

无蔽问题相关于存在者，也相关于存在者的存在。在海德格尔哲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和每一论题，几乎都有着存在者之存在以及存在本身的遮蔽、去蔽、澄明之间的隐-显运作。《存在与时间》第44节已提出“*aletheia* 问题”，海德格尔将其诠释为“去-蔽”（*a-letheia*, *Un-verborgenheit*），即作为“在世界之中”的此在将存在的意义去除遮蔽而呈现出来。但是到了《论真理的本质》一文，真理意味着作为存在本身（*Sein*）之基本特征的有所澄明的庇护，所以恰恰是真理的本质让真理成其本质，而存在本身则原初地显现于无蔽之澄明中。所以，早期所谓的 *aletheia*，即去蔽，乃是作为此在“在世存在”而有

所揭示的主动活动而开显出来。但是在后期，这一被开显出来者——此在——有所开显的场所（Ort）本身，即澄明的敞开之域，却呈现为有所开显与有所遮蔽的整体，开显和遮蔽的活动是同等原初的，无蔽本身乃是在场和不在场的本源统一，这就是“存在的真理”。

在这里，需要对所讨论的关键概念真理、无蔽、澄明等稍做说明。

真理，即德语的 *Wahrheit*，英语的 *truth*。学界对 *Wahrheit* 的译名多有讨论，很多学者强调 *Wahrheit* 在诸多语境下并不具有柏拉图式的“理”的含义，如王路教授呼吁直接将 *Wahrheit* 译为“真”^①，丁耘教授认为 *Wahrheit* 最贴切的译名应为“真性”。^②应当说，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Wahrheit* 是指“真性”“真之为真”“真如何为真”“真如何显现为真”，它不是指正确的命题，不是指真的道理，而是指事物如何呈露出来、显现出来、现身出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的真理”（*Wahrheit des Seins*），指的是存在之发生“究竟如何”的“本然事态”，意在显现出动词意义上的“存在”的事情本身。本书依例将 *Wahrheit* 译为“真理”。应当说，从概念的角度上看，“真理”的外延要大于去蔽、澄明或无蔽的外延。这不仅是出于理解上的原因，事实在于，即使海德格尔本人在行文上，也通常将去蔽、解蔽、无蔽、澄明、此在的展开、技术集置（*Gestell*）、艺术之发生、语言的言说等，称为“真理”的种种方式。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无蔽的真理，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遮蔽与解蔽是一个源始的整体，真理是遮蔽与解蔽的统一。传统哲学把真理当作某种“永恒的现成存在者”（*constant presense-at-hand*），这种真理观只有“解蔽”一个环节，而没有相与关联的“遮蔽”作为它的基础，这样就只能把真理、存在理解为某种“真实的存在者”。但是，任何存在者都不可能“现成地存在”，

① 王路教授曾详究西语中 *true*（或 *wahr*）与 *truth*（或 *Wahrheit*）概念的翻译，认为前者应译为“真的”，而后者则应译为“真”，并指出“真理符合论”应译为“真之符合论”，参见奎因：《真之追求》，王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译者序。

② 丁耘：《关于〈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若干译名的讨论》；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61 页。

总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存在之追问比认知存在者更根本，无蔽之思比无蔽状态更在先，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另一方面，无蔽之真理作为去蔽与遮蔽的统一，是一个遮蔽与去蔽互为互与的发生事件，存在者由遮蔽状态入于无蔽状态就是“真理的发生”。本书所做探讨的目标在于：海德格尔对“无蔽”（*aletheia*）的追问，使无蔽本身呈现为一种从“去蔽”到“澄明”的演进。

无蔽，即希腊语的 *aletheia*。海德格尔一向强调，*aletheia* 有着“事情本身”的性质，他长期以德语词 *Wahrheit* 即真理来对应翻译 *aletheia*。早期海德格尔在强调 *aletheia* 一词所蕴含的剥夺性质时，将 *aletheia* 视为“去-蔽”（*a-letheia*, *Un-verborgenheit*），以突出对存在者的“揭示”（*entdecken*）及其“揭示状态”（*Entdecktheit*）。在后期，海德格尔所谓的无蔽乃是“作为澄明的无蔽”（*aletheia as opening*），这是一种“林中空地”式的自行遮蔽的无蔽，有着“显-隐”一体的自身特征。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澄明乃是迄今未被经验的无蔽本身；就此而言，不宜再用“真理”（*Wahrheit*）一词来译 *aletheia*，而须“固执地”将之译为“无蔽”（*Unverborgenheit*, *unconcealment*）。对于存在者去蔽意义上的“无蔽状态”与作为澄明的“无蔽（本身）”，海德格尔用的是同一个德语词 *Unverborgenheit*；尽管如此，在不同语境下相应地将 *Unverborgenheit* 有所区分地译为“无蔽状态”或“无蔽”并不困难，而且国内外学界对此鲜有异议。

澄明，即 *Lichtung*，是海德格尔自创的一个哲学概念，孙周兴译之为“澄明”。海德格尔曾对 *Lichtung* 做过词源学上的详细解释，明言 *Lichtung* 是“使光得以为光的前提”，不仅是澄明之境，亦是晦暗之域。这种“林中空地”式的澄明是一种喻像，它相关于解蔽与遮蔽、在场与不在场的边界，是无蔽之隐-显的界域。*Lichtung* 一般译为“澄明”，另有“明敞”“疏朗”“敞空”“空明”“林中空地”等译名。澄明是晚期海德格尔的无蔽之思的关键词。本书的一个考察重点就是要呈现出澄明与无蔽的关联。

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汉语学界在熊伟、陈嘉映、孙周兴等相关翻译的基础上，很多译名已经约定俗成。尽管如此，即使是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 Sein、Dasein 的译名都还有着讨论和争议。从学界对海德格尔哲学研究的现状看，由于某些概念本身就运作在多重含义之中，保持对相关译名的讨论和争议，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相关译名“各行其是”，是必要的。一些译名确实不宜定于一尊，而研究者可以从自身理解出发做出选择，以期最终达于一致。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无蔽之思与“转向”问题

海德格尔哲学随着 1927 年《存在与时间》的发表而产生广泛影响。长久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海德格尔哲学对思想界持续地产生深刻影响，早已成为一门“显学”。但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宽广纵深和晦涩难解，而且他的著作全集尚在陆续出版中，相当比例的著作还没有面世，因此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应该说还处于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很多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重要论题仍然亟待考察。就此而言，对海德格尔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真理”或者说“无蔽”论题所开展的相关研究显然不能尽如人意，也就不足为奇。就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译本而言，在国内学者的长期努力下，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译工作持续展开，不断取得成果。目前，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如《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路标》《林中路》《哲学论稿》等都有了汉译本，而海德格尔的其他重要著作的汉译本也在不断面世，由孙周兴、王庆节主编，辑录海德格尔代表性著作的三十卷本《海德格尔文集》中文版也已在陆续出版中。

研究者对海德格尔真理问题或者说无蔽问题的研究，或是从存在论真理对传统形而上学真理概念的克服上，或是从真理论题与存在论题的相互参照上，或是从真理论题与此在、艺术、技术等相关问题的

关联上,开展了颇为有益的探讨。联系相应的研究文献来看,应予特别提及的有以下一些。

在国内,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已持续取得了一批成果。以陈嘉映、孙周兴、倪梁康、张汝伦、靳希平等人的相关研究为代表,或是从哲学史的角度勾勒海德格尔哲学的宏观轮廓,或是对海德格尔某一时期的思想或某一论题予以评介,虽然有些论述难免概括宽泛,却也积累了有价值的学术资源。这当中,有些论著涉及了海德格尔的真理问题,例如陈嘉映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就专辟“真理”一章聚焦于早期海德格尔的真理问题展开论述;张汝伦在《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中讨论了海德格尔对真理之本质的思考;孙周兴的《说不可说之神秘》则围绕海德格尔对艺术和诗的思考讨论 aletheia,并触及 aletheia 与 Ereignis 的关系问题。孙周兴的《说不可说之神秘》写就于 1992 年,应该说是当时国内“海学”研究的佳作,受到熊伟先生的嘉许;但毕竟是作者对海德格尔研究的“处女作”,其中个别概念的界定尚有偏颇,例如以“澄明”对峙于“遮蔽”等。张汝伦的《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在体例上是复旦大学十卷本的“西方哲学史”系列教材之一,实际上是作者长期以来对 20 世纪德国哲学研究成果的汇总,学术价值不容小觑。书中涉及对海德格尔后期真理问题的论述,对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海德格尔全集》第 65 卷)一书中的真理之思做了初步探讨。倪梁康从现象学的角度对海德格尔展开了深入研究,不仅在《现象学及其效应》中对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进行了探讨,而且其《现象学的始基》一书中专辟“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一章,比较深入地讨论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真理概念对海德格尔的启示意义。除此之外,其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都为当下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助力。

国外的海德格尔研究文献众多,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到如下几种。理查森(W. J. Richardson)的《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一书,以揭示海德格尔“转向”

前后的思想统一性为主旨，对海德格尔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阐释，为我们对海德格尔真理问题的考察提供了重要参考。珀格勒（Otto Pöggeler）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一书，在写作时曾得到海德格尔本人的指点，1963年出版后，海德格尔还读过此书，认为其叙述比较适宜。珀格勒在书中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基础本体论使形而上学的存在学说返回其根基的努力失败了，而失败的根源即在于其出发点——此在。珀格勒的相关分析对理解海德格尔的“转向”问题颇有帮助。德国学者多罗西娅·弗蕾德（Dorothea Frede）在其为海德格尔的真理问题所撰写的词条性质的论文《真理：从有所揭示地展开到澄明之敞开》（*Wahrheit: Vom aufdeckenden Erschliessen zur Offenheit der Lichtung*^①）中指明，海德格尔从早期“存在的意义”课题到“存在的真理”课题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从重视主动义的真理观到重视被动义的真理观的过程，一个从仅关注在场者到兼重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过程，一个从着重于时间性到兼重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过程，一个从早期着重于对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的检讨到晚期重新检视柏拉图真理观的过程。这些都为当下的研究课题打开了视野。

总的来看，国内外的相关论述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真理的探讨与阐释并无二致，基本的共识在于，海德格尔的真理之思因其存在之思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早期以时间性为先验界域考察“存在的意义”问题以克服存在的遗忘，在1930年前后其致思进路发生“转向”而成为“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的致思于存在本身；伴随这一过程，早期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也就相应转为探究“存在的真理”，即存在的即开显即隐藏、亦开显亦隐藏的开显、敞开活动。应该说，对于海德格尔无蔽之思在“转向”前后的总体轮廓，学界是有共识的。但是，就所能看到的现有文献而言，对于海德格尔

^① 参见 Dieter Thomä, Katrin Meyer und Hans Bernhard Schmid (Hrsg.), *Heidegger-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Stuttgart-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2003, S. 127-134.

无蔽之思的许多关键节点仍然鲜有触及。这些非常关键的问题包括：真理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海德格尔如何通过其存在论真理论述实现了对传统真理概念的奠基？海德格尔前后期的真理论述，即作为去蔽的真理和作为澄明的真理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澄明”与“无蔽”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是同一件事情还是迥异的两个东西？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仍然模糊未明而保持自己为“遮蔽”状态，吸引和困惑着研究者。

笔者在反复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尝试对海德格尔早、晚期有着明显不同之处的无蔽之思给出自己的理解。思考的基本立足点是海德格尔本人关于其“转向”问题，即海德格尔 I 与海德格尔 II 之间区别的说明。在写给理查森的信中，海德格尔指出，关于他的存在之思的“转向”（Kehre, reversal）问题，要先澄清“转向”的意思。海德格尔明言，一方面，所谓的“转向”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可以称作一个“转变”（Wendung, change），只不过“转向首先不是在发问的思中的某种事件过程（Vorgang），它从属于（gehören）在‘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这样的标题之下所提呈出的实情本身（der genannte Sachverhalt selbst）”；另一方面，就被人们称为“转向”的思想的实情本身而言，海德格尔指出，对这一思想实情本身的思考到 1947 年时已萦绕于他的脑际达十年之久，但这一思想实情本身却“不是基于立场的改变（eine Änderung des Standpunktes），更不是对《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的背离（Preisgabe）”。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海德格尔强调指出，他本人“一直停留在按照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有待于思的事情中”；而且，如果一定要将其思想实情本身中所出现的“转变”称作“转向”，那么，“事实上，甚至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问题的开端处，思就响应于（ansprechen）一种其事件过程相宜于（entsprechen）转向（Kehre）的转变（Wendung）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段论述表明，他对关于他在存在之思的进程中发生过“转向”的说法持一种非常审慎而且要做出抗辩的态度。如果人们坚持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实情本身发生过“转向”，

那么，海德格尔所给出的澄清就是，这一“转向”既不是发生在写作《关于人道主义的信》的1947年，也不是发生在被称为“转向”的思想实情孕育伊始的“十年之前”即20世纪30年代中期，而毋宁说，这一“转向”在写作《存在与时间》之时，在海德格尔思想的“起点”处，就已经发生了。换言之，如果存在所谓的“转向”，那么这一“转向”也绝不是发生在《存在与时间》之后，而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之追问的开端处已然发生。海德格尔指出，他在1953年为《存在与时间》第七版所写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其用意就在于表明这一点：“即使在今天，这条道路依然是必要的，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基于对“转向”问题的界定，海德格尔说：“在关于转向的思中，《存在与时间》的课题（Fragestellung）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得到补充（er-gänzen）；唯有通观全体的人才能做出补充。”^①

从海德格尔对“转向”之含义的澄清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对于其思想本身中存在的变化，即从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转入对“存在作为存在”，即“存在之澄明”（die Offenbarkeit des Seins）的思这一实情，他并不反对人们称之为一种“转向”。他所强调的是，一方面，对这一“转向”不能理解为一种幡然醒悟式的、改过自新式的、方向逆转意义上的“折回”（Umkehr），也不能理解为一种信念、立场意义上转换轨道式的“转信”（Bekehrung）；另一方面，就他的思想实情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确实出现了一种“转变”，而且，就其思想本身出现了“转变”意义上的“转向”来说，这一事实不是他编造出来的，甚至对他本人来说也有着捉摸不透（undurchlichtig）的意味。借助于海德格尔的申明，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个是，海德格尔思想本身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确实发生或出现了“转变”，这一转变绝非刻意的，而是在追问存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是思想

^① Martin Heidegger, *Preface to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W. J. Richardson,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xvii-xx.

自身的发展使然；另一个是，如果将这一转变称作“转向”，那么这种“转向”只是意味着思想在行进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初衷并达至预期目标的某种“转折”“转弯”或“迂回”，而绝不是对致思进路的背弃，即这个“转向”绝不是对最初方向的掉头或改向。质言之，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虽在表现形式上颇为不同，然而其实质是一致的、一体的，它们都是海德格尔面向“事情本身”的同一个追问和运思，“转向”乃是对于事情本身的一以贯之的“面向”。

相应于存在之思“转向”的实情，海德格尔的真理之思也发生了“转向”。如果说《存在与时间》中所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并由此将存在的意义——本源的真理现象描述为特殊的存在者“此在”有所揭示的展开状态——作为去蔽的无蔽，那么，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在1937年至1938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中^①，已经明示了“试图从存在问题去探讨真理问题的必要性”。他在讲课稿中已明确指出：“此处提出的真理问题，不仅是对过往的真理概念的修正，不仅是对常用的真理概念的补正，而是指人的存在本身（das Menschsein selbst）的变化。”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此时不再从有主体性嫌疑的存在者“人”来考察存在，恰恰相反，人只是在对存在的考察这一“真正探本的方面”才成其为问题。这样，存在本身（Seyn）及其“真理”在“转向”之后的运思中具有了较之于“人”的在先性，而海德格尔也明确地将存在之思转向后的存在本身的“真理”称作“自身遮蔽之澄明”（die Lichtung des Sichverbergens）。^②

综合以上考察，可以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无蔽之思，不仅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整体性、统一性，尤其是就其不断拓深的追问—运思进程而言，它们乃是在紧密关联中的一体性、一致性的思考，是

^① 按照海德格尔著作目录，这一讲课稿显然是指作为全集第45卷的《哲学的基本问题——“逻辑学”的“问题”选讲》。

^② Martin Heidegger, *Preface to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W. J. Richardson,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xxi.